

回教的處境化——福建泉州回族的漢化研究

莊祖鯤

「宗教處境化」乃是探討外來宗教與本地文化、宗教、政治及社會經濟間的交互關係，所以是一個當代宣教學上的熱門話題。一般而言，在宣教過程中，當外來宗教剛開始與當地的文化接觸時，通常宣教士們的反應大致上可能有三類：「全面排斥」、「全盤接收」或「批判式處境化」¹。但是外來宗教一旦立穩根基後，如何因應外在繼續不斷變動中的社會及文化？這又是另外一個有待探討問題。

當代回教對處境化的態度

傳統的伊斯蘭教族群在接觸到外在文化的挑戰或變遷，例如西方文化的滲入，或原始民間宗教的參雜時，我們會發現他們有幾種不同的對策：

1. 極端保守派回教徒—如阿富汗的塔里班神學士，及許多伊斯蘭教的「基本教旨派」，他們將《可蘭經》視為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最高權威。正因這些特性，這些回教徒在處境化方面採取極端守舊的態度。在生活上，直到今天，許多保守的回教國家，仍採用一千多年前的回教法律及生活方式。在某些國家中，偷竊的人是要被砍斷手腕的；在伊朗、阿富汗及許多國家，女人上街要遮住臉及全身。對這些極端保守的回教徒來說，「處境化」就是「復古」—也就是「逆向的處境化」(Reversed Contextualization)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回到過去《可蘭經》寫作時代(即第七世紀)的處境中。

2. 世俗化的回教徒—相反地，土耳其過去的當權派，和埃及、巴基斯坦目前的執政者，為了使社會儘速走向現代化，主張政教分離。土耳其法律甚至規定婦女不可以在公共場所戴頭巾。所以他們對處境化的態度，基本上是傾向於全盤西化(或「現代化」)的路線。伊朗在君主政權時代就是走世俗化的路線，因此與柯梅尼教長領導的基本教旨派發生衝突，導致伊朗國王巴勒維政權的垮台。目前土耳其、阿爾及利亞、埃及等國仍然存在此種張力。

3. 民間宗教式回教徒(Folk Muslims)—例如在印尼內陸四、五千萬的土著民族，雖然籠統地被列為回教徒，但是他們並未放棄精靈崇拜的習俗，就屬此類。在非洲、中亞(如哈薩克)、和亞洲，此類的回教徒可能數以億計。另外有人估計，75%的回教徒多多少少受到民間宗教迷信的影響。他們的處境化態度，通常稱之為「綜攝化」(Syncretism)，即混雜型的宗教。

中國回族的起源與發展

至於在中國的回教徒，由於長期被孤立的高度文明的中國境內，他們對處境化所採取的態度又是如何？這是在基督徒要向他們展開宣教之前，值得我們探討與關注的問題。

有關中國回族的起源，以及「回族」的定義，在一般民眾及學者間，都還有一些爭議。民間常稱伊斯蘭教徒為「回回」，有些人認為「回回」是唐朝時期泛指西域人士的「回鶻(音古)」或「回紇(音和)」的音轉。可是雖然宋元時期「回回」一詞開始通用，卻與「畏兀兒」(即回鶻)有所區分。到了明朝及清朝，通常將漢化較深、通漢語的回回稱為「漢回」或「熟回」；而將維吾爾族、東鄉族及其他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稱為「纏回」或「生回」。

因此今天中國政府官方所定義的「中國回族」，就是指這些漢化較深的「漢回」，他們只懂漢語(普通話)，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懂阿拉伯語。但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、哈薩克人等九個民族，卻不被稱為「回族」，而是與回族並列為中國 56 個少數民族之一。

回民一般都有「大分散、小集中」的特色，因此回族村或回族區遍佈在中國每一個省、市。概略的來說，通常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及回族，比較抗拒被漢族同化的壓力，盡量保持自己獨特的語言、宗教和習俗。他們的「處境化」觀念乃是傾向於極端保守派的。但是在明、清兩朝，也因此往往與當政者產生極大的衝突。清末回民的動亂，在左宗棠率軍鎮壓之下被救平，但是回民死傷超過千萬，可見其慘烈的程度。

但是有些已經漢化較深的回族之處境化態度，乃是「入境隨俗」(即世俗化)的態度。因此他們與漢族通婚，甚至改變飲食習慣的情況都逐漸發生。但是由於歷史和地理位置的因素，中國各地回族漢化的程度不一，以致於他們的文化、語言及宗教信仰也呈現很大的差異。

泉州回族的源起

福建泉州的回族，是中國回族中最特殊的一個回民族群，一方面他們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回民，而且是阿拉伯或波斯人的後裔。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漢化最深的回族。他們現在幾乎全部吃豬肉、燒香拜佛，與其他漢人無異，而且幾乎沒有人信伊斯蘭教了，反而有相當興旺的基督教會。為何如此？首先，讓我們先討論其源起。

唐朝初年，最早的穆斯林商人乃是經由海上絲路來到中國沿海的港口，如廣州、泉州、揚州等地。宋朝時期，泉州(古代又稱「刺桐」)是中國第一大港，也是海上絲路的起點，其地位已經取代了唐朝時期的廣州。因此泉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曾多達十幾萬人。宋朝末年，在泉州的阿拉伯裔蒲壽庚被封為福建和廣東「招撫使」，但是他卻投附元朝，官至閩廣大都督、兵馬招討使、中書左丞，權傾一時。因此蒲氏家族及其他「蕃客」的勢力，在宋元時期，可以說左右了泉州的政局及貿易。

然而到了元末、明初，泉州的情勢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元朝末年(1357-66)，泉州蕃客之間發生「亦思巴奚」(即「民兵」)之亂，波斯裔民兵領袖賽甫丁和阿迷里丁佔據泉州為亂，與阿拉伯裔的那兀納和蒲氏家族彼此仇殺²。在某種程度上，這內戰似乎是今天什葉派與遜尼派回教徒的內戰翻版。後來元將陳友定救平戰亂，但是他連同所有的西域「色目人」(即藍眼珠的外族人)也都殺了，使得泉州十室九空，大部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紛紛離去。到了明朝初年，朱元璋一方面廢除了泉州的「市舶司」，又宣告「海禁」，不但海上絲路為之中斷，泉州的繁華景象，也就一去不復返了。

但同時在元朝末年，阿拉伯裔的商人丁謹(1251-98)由浙江蘇州遷移至泉州。後來因為海上絲路已斷，他的曾孫丁善(1343-1420)只得棄商務農，並遷居晉江的陳埭(音「代」)。因此陳埭有「萬人丁」的別名，因為幾乎全鎮的人都姓丁。雖然曾有人將元朝咸陽王賽典赤·瞻思丁(1211-79)視為陳埭丁氏的先祖，但是經過考證，這是攀龍附鳳的誤傳³。他們取「丁」為姓的原因，可能是因為阿拉伯文的「丁」(Din)是「宗教」的意思。所以很多阿拉伯人名字尾音多取「丁」字，如賽甫丁、賓拉丁、阿拉丁。據考證，在元末明初時，許多回民改姓丁。例如著名的回族儒者丁鶴年，父名馬祿丁，弟名烏馬兒，可見他也是改姓的⁴。

泉州回族除了陳埭丁氏之外，還有惠安縣白崎(或稱白奇)的「九鄉郭」。郭氏家族人數也有一萬多，他們也被證實是波斯或阿拉伯後裔⁵。他們曾自稱是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的後裔，但是同樣被證實是穿鑿附會之說。其實他們的祖先也是元朝末年由杭州遷移來泉州的，後來才轉移到白崎。白崎郭氏家族以務農維生，所以比起陳埭丁氏家族來說，漢化的速度慢些，程度也來得淺些。

陳埭回族外移的也不少，其中廣東省雷州半島超過兩萬人，台灣鹿港及雲林台西一帶有一萬多人，另外還有福建省平潭、福鼎、福安等地，及浙江省平陽及瑞安等地。泉州回族還有蒲姓(蒲壽庚家族)、金姓(元將金吉的後裔)等，但是人數比較少，也比較分散。尤其朱元璋登基後曾下詔，不許蒲姓入朝為官，很多蒲姓後裔因此改姓或遷離泉州。

泉州回族漢化的過程

泉州回族的漢化程度比起其他地區的回族來得深，原因是偏處中國東南，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回族隔離。同時根據研究⁶，主要還有下列主要原因：

1. 通婚

中國各地的回族都傾向與本族的人通婚，但是陳埭回族則自第一代的丁謹開始，歷代皆與漢族通婚。何況明朝洪武五年朱元璋曾下令：「蒙古色目人現居中國，許與中國人結婚姻，不許與本類相嫁娶。」特別是第四代丁善之妻係福建泉州名門閩秀莊細娘，她的弟弟莊謙才後來甚至在明朝初年考上進士，在朝為官。也是在她的勸說下，丁善乃由泉州城內遷至陳埭。因此，由於通婚漢族的文化傳統不可避免地逐漸影響了這些回民。雖然如此，直到第十代左右，將近兩百年間，陳埭回民仍然保持一些回民的宗教及習俗。

2. 居處環境

中國回民一向是「大分散、小集中」，而且回民通常不太與漢人密切來往。但是陳埭丁氏回族人口稀少，又擁有數十頃的海灘，勢必要聘僱大量的漢人協助。同時築堤、圈地、耕作，都必須與左鄰右舍合作，所以交流就更密切了。依據丁氏族譜記載，他們是在遷居陳埭之後，就開始仿效漢人建祖墳。雖然這與一般回民習俗不同，但是穆斯林也有為「聖徒」築墳敬奉的習慣，所以還不算太離譜。而且到第八代為止，至少還保持「祀不設主(祖宗牌

位)，祭不列品」的回民習俗。也有學者認為，最初的丁氏宗祀稱為「廟」，可能是一座家庭式的清真寺⁷。這座宗祀在明嘉靖年間(1560年)被倭寇所毀。重建之後，就改廟稱祀。但是明嘉靖、萬曆年間的丁衍夏(1518-99)在其《祖教說》中，一些過去尚存的少數伊斯蘭教習俗，到他那一代，就幾乎已經喪失殆盡了。

3. 參與科舉

依據丁衍夏的《祖教說》所說，陳埭回民自第八代起急速漢化的原因，可能與第八代起，歷代皆有人在科舉中榜有關。據族譜記載，到清朝末年，他們歷代科舉入仕的至少有 27 人之多，甚至泉州一帶的漢人家族也難與倫比。依據民間傳說，陳埭回民吃豬肉，即因十一世丁啓濬在朝為官時，因「肉食不以豚」被魏忠賢所誣告，因此皇帝下令賞賜他吃豬肉。雖然這可能只是謠傳，但是因科舉而逐漸改變生活習俗，則是不可否認的。但是惠安郭氏家族參與科舉的則較少，這也是他們漢化較緩的原因之一。

結 論

今天晉江陳埭鎮約兩萬姓丁的回民，及惠安白奇鎮一萬多郭姓的回民，以信仰佛教、民間宗教者佔絕大多數。目前陳埭只有一個小小的、新建的清真寺，定期聚會的信徒僅有二、三十人，而且多半是在泉州經商的外籍或外地穆斯林。白奇則甚至沒有清真寺。所以泉州回族是中國回族中漢化最徹底，伊斯蘭教色彩最少的一支。也因此，在他們當中傳福音的阻力最小。目前陳埭的基督教會，是晉江縣最大的教堂，成人信徒約有千人左右。

今天多達一千萬的中國回族，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，正加速世俗化的過程。尤其是那些離鄉背井的回族青年，他們或出門讀書，或外出打工。他們原已淡薄的宗教習俗，將更逐漸消失，這也將成為我們向他們傳福音的契機。

¹ Paul Hiebert: *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for Missionaries*, Baker, 1985, p. 183-90.

² 吳幼雄：“論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戰亂”，收錄於《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》，中國航海學會/泉州市人民政府，2002年，311-23頁。

³ 陳國強：“陳埭回族的形成與歷史發展”，收錄於《陳埭回族史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1年，12頁。

⁴ 陳恆：《元西域人華化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44-45頁。

⁵ 黃天柱：“泉州地區回族的成因、特點與分布”，收錄於《陳埭回族史研究》，100頁。

⁶ 范可：“關於陳埭回民的若干歷史問題”，收錄於《陳埭回族史研究》，62-71頁。

⁷ 陳達生：“明朝時期陳埭丁姓穆斯林改宗及其清真寺”，收錄於《陳埭回族史研究》，192-93頁。